

芝翁高拜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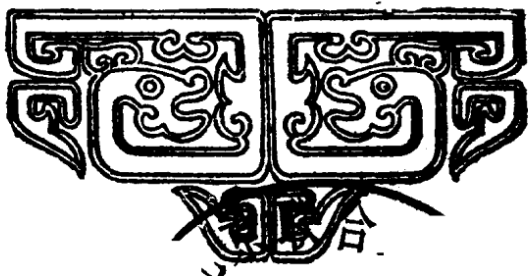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三
版

第四集

古春風樓瑣記

第 四 集 • 高 拜 石 遺 著



台 港 新 生 報 印 行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四第〕

著作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民國

國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再

版

（海外郵費另計）

精新美港

裝台

本幣金幣

全三八五

集千五百

訂元元元

價整整整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四集)

蒙泉外史奚鐵生.....	三
羅兩峯方白蓮夫婦.....	二〇
馮子材威鎮諒山.....	四一
光明館疑雲萍太清.....	五八
賽金花的狀元夫婿.....	七〇
劉銘傳與臺灣.....	八五
洪狀元煙臺舊事.....	一〇七
劉公島上弔丁祠.....	一一七
李蕙客一段情.....	一五一
讀哀餘皇兼記林泰曾.....	一六五
翁松禪評傳.....	一七五

翁同龢孫毓汶與人參故事.....	一九六
清代山東首末兩狀元.....	二一六
前甲辰殿試與三鼎甲.....	二三三
沈北山激怒效龍比.....	二四九
汪穉卿抱才坎珂.....	二七〇
史繩之宦海波瀾.....	二八四
清宮中秋話慈禧.....	二九二
清德宗讀書生活.....	三〇二
膳脂宮井話珍妃.....	三一六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四集)

蒙泉外史奚鐵生	三
羅兩峯方白蓮夫婦	二〇
馮子材威鎮諒山	四一
光明館疑雲萍太清	五八
賽金花的狀元夫婿	七〇
劉銘傳與臺灣	八五
洪狀元煙臺舊事	一〇七
劉公島上吊丁祠	一一七
李蓴客一段情	一五一
讀哀餘皇兼記林泰曾	一六五
翁松禪評傳	一七五

翁同龢孫毓汶與人參故事·····	一九六
清代山東首末兩狀元·····	二一六
前甲辰殿試與三鼎甲·····	二三三
沈北山激怒效龍比·····	二四九
汪穰卿抱才坎珂·····	二七〇
史繩之宦海波瀾·····	二八四
清宮中秋話慈禧·····	二九二
清德宗讀書生活·····	三〇二
膳脂宮井話珍妃·····	三一六

蒙泉外史奚鐵生

某收藏家最近收進蒙泉外史的眞迹一巨冊，厚厚的冊頁中，山水和花卉，各十二頁，各有題句，黃綾裝池，錦匣金檢，扉面是山東狀元王壽彭題的，比物本西涼某鉅公所藏，輾轉流入臺灣。蒙泉外史的詩畫字印垂名二百年，這本冊頁中，每頁均具此四絕，殊爲難得；而作者生平，又是風節趨向極高的人，所以尤爲可貴。

蒙泉外史姓奚，名岡，字鐵生，別號「多得很」，除蒙泉外史爲衆所習知外，還有蒙道士，散木居士，蝶野子，鶴諸散人，鶴諸生，蒙泉等，行九，因此又有稱他做奚九的。浙江仁和人，原籍安徽新安，生於清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他父親奚元濬，是一位名諸生，生有兩子，他是長子。據說他九歲已經能作隸書了，讀書也讀得很好，自然是從小秉受家教而對於藝文又是具有絕頂聰明的天才的，他自己說過：「僕少好吟咏，長耽繪畫，旁涉篆刻」。不幸的是，在他二十歲那年，他父親便去世了，遺下家庭生活的擔子，由他來繼續承擔，不能不靠賣藝收入，來維持一家活計。但他的作品也因得到杭堇浦、丁鈍丁、吳西林、方

雪瓢等老前輩的賞識與揄揚，而聲名日大。

他性僻介，又豪邁不羈，意氣尤極軒昂。墨林會話載：「石門方蘭士薰，奚鐵生岡，浙西兩高士也，詩畫人品卓絕，風趣各異，論者並重之。」按清史藝術傳三，方奚二氏，均附於新羅山人華岳後，方傳云：「薰字蘭坻，浙江石門人，父綵，故善畫，薰幼從父游吳越間，多見名蹟，接耆宿，遂兼衆長，論畫曰：『寫生以意勝形似』。又曰：『不拘難易，須雅馴。』著山靜居論畫，以布衣終。」奚傳云：「岡字鐵生，號蒙泉，舊爲歙縣人，居鐵塘，遂隸籍。負奇不得志，寄於詩畫，山水取法婁東，自成逸韻，竹石花木，超雋得元人意，四十後名益噪，曾游日本，海外佔舶，懸金購其畫。徵孝廉方正，辭不就。……」

鐵生的僻介負奇的性格，是少小便養成了。當他父親死後一面鬻畫一面讀書時，正應着童子試，那時適值乾隆游江南，杭州知府正辦着「皇差」，要在御蹕所駐的「行在」的粉壁上，畫些花卉之類來裝飾，聽說有個姓奚的青年畫家很出名，便叫人傳喚，詎意這少年人沒有即時趕到，知府急了，便將他拘繫到來，他知是叫他畫壁，便向知府道：「那有情人畫畫，而用捉賊捕盜的手段的？這頭可斷，這畫我是不畫的了！」知府問他有無讀書，他說是童生，知府道：「你那是童（銅）生？憑你這個性，該是鐵生也！」他聽了，仍是不肯畫，此

後便以鐵生自號，終身不入科場，以藝自活。

奚鐵生的畫，在他四十歲前後，便已天下聞名，四方人士以書幣來求畫者，絡繹不絕。假如他是個一般的畫師，幸而有這樣的名氣，實不難以之廣結達官貴人，或是置田宅，蓄多金，可是他却並不願這樣做，吳穀人說他：「向使鐵生挾其技以游於世，則海內外欽其名者，孰不資以贄幣，其所入可立以致富。」但他這種潔癖，是他一種與生俱來的素性，而不是爲着面子的矜持而故示清高，或驚虛名盜虛聲而矯揉造作，他的豪邁不羈的風格，確如吳穀人所稱「嶽奇歷落，不可一世」，雖然這種潔癖給他帶來了不幸與窮困，最少也是在現實生活上蒙受許多損失和悲哀，在他是不會計及的。

他平生以朋友爲性命，與人交游，如果是意氣相投，便會披肝瀝膽，信諾必守，對朋友的急難，卽傾囊贈與，毫無吝惜，事過之後，渾忘得乾淨，從不計較，更不求人報答；但要這是這人令他不滿，他便使酒罵座，或當面嘲笑，因此也有說他是狂士的。郭頻伽有一首詩，對奚鐵生的狂態，直把他活畫出來，句爲：「奚生衆謂狂，其狂乃其僞。苟遇出己上，俛首每至地。作畫眞詣微，詩有事外致。以之凌鏖人，實自善標置。冠蓋貴游驕，歌舞鹽買熾。皇眼酒座中，逡巡半引避，亦有耳食徒，見斥悲生愧。翻謬爲恭敬，於衆示小異。兼金購尺

幅，嘖嘖稱妙繪，裝池詫朋友，曰生不我棄！生亦頗有喜，聊以徇其意。高名與厚實，一罵兼獲二，然於心所親，款曲敦氣誼。橫圖及長卷，有索無不遂。」

他對非同道中人，很少接近，即使是達官貴人，一樣不喜晉接，一生甘於布衣終老，權力與金錢尤不足以左右他的意志，盛大士的谿山昨游錄裏，對他這天生的孤癖，也有一段的描述。據說有一位達官，素仰鐵生的大名，屢次邀他，他總不肯去，後來託人堅邀，不得已姑往一見。當他到這達官寓次時，主人還高臥未起，閹人怕叫醒了主人會不高興，請他在冷客廳裏坐着等候，不肯進去通報。這樣已使鐵生感到不耐，而心目中對這達官更深了鄙視的成份，但既來則安，只好等到見面再說。最後這達官起身了，又是盥洗飲食，耽擱了一些時候，才出來相見，談不數句，又吩咐家人拿出畫絹來，請他帶回去畫，儘三五日畫好。鐵生撐不住了，便指着達官大罵一頓，達官也怒不可遏，於是便把鐵生辱罵的事，訴與縣令，請他申誡。這縣令久聞鐵生大名，爲息事寧人起見，勸鐵生讓步，鐵生那肯對這種人低頭？而達官始終糾纏，後來連縣令也不能不對鐵生同情了，說「吾豈能以貴官而辱高士哉？」卒盡賓主之禮，送他回家。

鐵生對做官的人，絕無興趣，汪志伊任方伯時，想保舉他爲孝廉方正，徵他出山，他固

辭不應。卽對他很善意的賞識者，如阮芸臺（元）撫軍，秦小峴（瀛）廉訪，他也始終沒有去見過一面。但他一生中，也有過不少肝膽相傾投分極深的朋友，舉其知名者，如方蘭士，黃小松（易），陳曼生（鴻壽），陳秋堂，高邁菴，郭頌伽，魏柳州，陳澱水，趙晉齋，湯黥山，徐漱石，沈竹林，汪楓谷，余慈柏，徐秋雪這些人，都是和他意氣交投的朋友，其中余慈柏徐秋雪是對執弟子禮的，也同是乾嘉間馳譽藝苑的名士，而前輩中，更不少有知己之交的，如杭堇浦丁鈍丁吳西林方雪瓢以及阮芸臺秦小峴之外，吳西林梁山舟袁子才王夢樓吳穀人蔣山堂吳德旋黃左田盛大士顧西梅屠琴鳴等，也對鐵生，最爲傾倒。

清史載：「岡與同縣黃易齊名」，黃易字小松，父樹穀亦工書畫，小松承先業，以金石名家，畫境簡淡，和鐵生原是總角之交，自是很親蜜的了，但爲了他們倆都窮，黃小松中年後進了仕途，遠游齊魯，曾做山東運河同知，因此勞燕分飛，蹤跡不免變得疏遠了，可是豐富的友情，仍還存在，小松在濟寧時，對住在散花灘上的老朋友，依然念念不忘，常像顏延年之於陶淵明般，官俸所入，每以分潤，小松死時，鐵生聞訃，曾寫了一首詩誌悼：「少年筆硯角雄奇，朝野中分遂別離。秋影庵空人去後，散花灘冷客來時。古碑到處收行篋，清俸爭先寄舊知。從此酒杯花月夜，思君一度一漣瀾。」可見二人的交誼。

其往來最頻繁，又深相傾倒的，則爲湯黠山。他曾說「余與湯黠山交十餘年，文章道義，與余最合。」湯黠山也說：『余與鐵生交幾二十年，君於朋輩中，常以節氣爲人推重，余性既相近，故往來尤密』。鐵生在朋友之間，常以節氣相許，又每集合這類氣味相投的朋友們，爲文酒之會，按月舉行一次，無時或缺，時或放舟湖上，遍游南北諸山，歸來後，每得佳句，便去和黠山商榷，有時因各持己見，大發議論，偶以意見不合，攘臂而起，張目哆口，爭得耳紅面熱，而湯也負氣不肯相下，弄得僵了，滿堂賓客，幾乎無法爲他倆調解，問題解決了，不移時他們便又歡笑如故，欽挹如平時了。可見他和黠山如何地豪放不羈，和軒昂磊落的意氣了。吳德旋說過：他和湯黠山是「結爲死友」，同時也可稱得起「耐久朋」了。

在鐵生所著的「冬花菴燼餘稿」詩集中，有兩首贈湯黠山的詩，其中的一首云：「五十初諳世俗情，多君氣宇屹長城。詩如秋水寧嫌淡，情似寒梅苦畏清，老去誰能重然諾，狂來吾獨愛縱橫。幽期共逐炎塵外，十里風荷一舸輕。」嘉慶五年的春天，湯黠山拿着他從前所畫的「竹泉聽雨圖」一幅索題，鐵生便就畫上，題了一律：「竹泉聽雨小窗幽，閒散輸君第一籌。古調文章唐氣勢，清言人物晉風流。時懸雪後看山屐，常繫花前釣月舟。舊畫重題感遲暮，蕭蕭白髮已盈頭」。這時鐵生已五十五歲，可見他和湯黠山的交誼，至老不衰。

詩集第一第二兩卷中，游詩最多，單從題目來看，便知他們的游侶是那幾個，像「同人放舟臯亭看花」，「夏日湖上，同朱雲巖劉耕綠汪又山」，「同余慈柏陳秋堂携酒，招陳曼生，過湯古巢」，「同余慈柏徐秋雪湯黥山遊韜光」，「秋日與余慈柏方蘭士訪湖山，過德生庵」，「秋日湖山，同樊仲行王壽石金雲槎余慈柏梁蕉屏王檢叔徐漱石龐籟庵沈竹亭」，「與趙竹嶼陳澂水王秋湖余慈柏徐秋雪，同遊寶石山」，「九日同人飲吳山道院」，「與徐秋雪魯思巖孫嘯谷周松泉雲伯李西齋同游雲林寺」。他們對於雲林寺和寶石山，似乎都特別喜愛，在其他各卷裏還時有見到他們的游踪的。

游山玩水是鐵生嗜好之一，同時他更嗜酒，甚至可說是已經達到酒豪的境界。譙游興會淋漓，每飯輒至酣醉，酒精蒸發的芬芳氣息，常自襟袖之間，噴了出來。當同席人們皆已疲倦時，他還是啾鳴不已，回顧左右，誰？誰要想避席而走，他見了便生氣，因此朋友之間，都稱他爲酒狂，屠琴塢（倬）說他「醉後益放顛」，並無過甚。他自己也有描述自己醉態的詩：「泥飲狂歌儘放慵，不將芥蒂繫心胸。臥游每愛雲多態，舌戰須知劍有鋒。煙際漁竿閒北渚，竹間僧榻冷南峯，憑誰問我行藏事，錦里先生素所宗。」他原是和世間一般的酒徒醉客，是大異其趣的。

以上是鐵生的人品與風趣的梗概，至於他的「藝」，是詩、畫、書、印四絕，就歷來對他所評品的，依次談之：

秦小峴說：「鐵生之詩，清冷絕俗，肖其爲人。吾尤愛其題畫詩，風格絕似吾鄉倪寶。」……梁紹壬也說：「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樊榭有瓣香。」金農厲鶚都是鐵生的同鄉先輩，又同是風節趣向極高的人，他的詩品和人品均無一些塵俗氣味，這是可信的。

詩詞最高的意境，便是能得天趣之妙，有把鐵生的詩，拿來跟姜白石或倪雲林相比，如乾嘉間名詩人吳穀人（錫麒）所說：「君之詩，清而腴，峭而不險，其標格與白石雲林爲最近」。鐵生之詩似倪高士，穀人與小峴所見略同，似乎已成定論。穀人以詩文詞噪海內外，和鐵生是同鄉舊交，其題冬花庵燼餘稿，亦曾提到：「余憶乙卯假歸，嘗與君會於項秋子之壽花軒，會必有詩，今已無存者，不知其逸去者凡幾也。然卽此數百篇之內，遠致勝情，含蘊無盡，就山水之間，一再誦之，其精靈當必呼之欲出，然則鐵生爲不死矣。」鐵生詩意境之高，諸家皆同此觀點的。

關於鐵生的畫評的人更多了。他耽習繪畫，精心孤詣，山水則由元代四大家，上溯宋代董源巨然，下自明代董其昌李流芳，以洎清初的四王（煙客、元照、麓台、石谷）莫不心摹

手追，窮其神髓所在，尤能脫去蹊徑，棄蕪存菁，取其逸韻，而自成一格。他所私淑的似乎側重於李流芳，而或有類鄭板橋之於徐青藤一般，他曾有這樣說過：「余於長蘅先生之畫，有嗜痂癖，雖尺幅寸縑，每得之，輒加臨摹，至忘寢食。……余之盡得力於先生者靡淺。先生人品既高，再上公車便絕意進取，泛舟湖山之間，與鄒程兩孟陽先生，以筆墨詩酒自娛，遂自號慎娛居士，其風概可想。……」可知其對李長蘅是如何地傾服了。

但也有說鐵生的畫，也曾受有徐立山、華秋岳、陳玉几、方環山四人的影響的，如梁紹壬所云：「先生之畫擅衆美，衣鉢徐華兼陳方。」他弱冠既有畫名，也許在某一時期中，曾受有四人的影響的，新羅山人與玉几山人的畫風，與鐵生那一手筆墨清疏的好畫，一脈相通的地方，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吧！

「桐陰論畫」把鐵生之畫與方薰黃易錢杜並列，稱爲「逸品」，謂「奚鐵生岡，筆法超逸，最擅勝場，惜鬆秀之中，不能渾古精湛，蓋由毫尖鬆懈，未能領得眞神也。奉常翁云：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得此三昧，自然生氣遠出」。但對他的花卉則又極力稱揚，說：「花卉得南田翁遺意，蘭竹尤極超妙」。鐵生花卉師法恽南田，別的書中也有說過，他的花卉，深得元人筆法，風格高華，極盡生動之致，蘭竹之妙，爲南

田翁後第一人，方蘭士等也是多多少少師法恽南田的，而能繼承南田衣鉢的，蘭士鐵生工力相埒，所以世稱方奚，而鐵生爲人且更多有似南田處。——當時諸家對鐵生花卉的品評，大略如此。

也有說鐵生的畫，除恽南田外，還有似倪雲林處的，如錢梅谿（泳）的「履園叢話」所言：「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之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州人言書法，必宗山舟，言畫學，必宗鐵生，亦一時好尚也。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此外如黃左君（鉞）的「畫友錄」亦說：「鐵生能詩工畫，筆墨秀潤，得雲林、子久意。梁學士同書（山舟）書名震海內，杭人至京師，饋遺知交，必以鐵生之畫，儷學士之書，其爲人器重如此。」梁應來（紹壬）的「兩般秋雨盦隨筆」，也有類似的記載：「……與山舟學士善，里中凡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之畫」。謝堃的「書畫所見錄」亦提到「鐵生書畫頗尙氣韻，袁子才王夢樓諸賢，皆拭目待之，因此名傳外夷，乾隆間，琉球人以餅金購其書畫。……」梁同書王文治和劉墉（石菴）是乾嘉間海內負有重名的三大書法家，鐵生以一老布衣，其畫能與翁王諸人並重，不論其得思翁南田之意也好，或是得雲林子久之法也好，其爲並時